

两《唐书》宦官传校误及其启示

武秀成

(南京大学 古典文献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旧唐书·宦官传序》叙唐内侍省之“五局”,云“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内府局主中藏给纳”。检明闻人论刻本,原无后一句,清武英殿重刻《旧唐书》乃据《新唐书·宦者传》补之。但据《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旧传》此处并非脱去“五局”之最后一局,而是“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中间有脱文,即“掌宫中”之下脱漏了“舆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十字。殿本知其误而不明误在何处,故有此妄补,中华书局点校本又不察其误而沿袭之。今当删去殿本所增“内府局主中藏给纳”一句,而校补作“内仆局掌宫中舆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供帐灯烛”。至于《新唐书·宦者传序》称“四曰内仆,主供帐灯烛”,则承袭《旧唐书》误文之故,当仍其旧。《旧唐书·宦官传》的误校,不仅可窥见武英殿刊本窜改古书之陋习,亦可知点校本底本选择之失当,同时可警示后人:校改古书,当慎之又慎。

关键词:两《唐书》;宦官传;内侍省;内仆局;供帐灯烛;舆辇导从;误校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7)06-0031-03

《旧唐书》卷184《宦官传序》首有一段文字叙述唐代宦官机构——内侍省的制度,文曰:

唐制有内侍省,其官员: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别有五局:掖廷局掌宫人簿籍;宫闱局掌宫内门禁,其属有掌扇、给使等员;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内府局主中藏给纳。五局有令丞,皆内官为之。^①

《新唐书》卷207《宦者传序》也有这样一段文字,曰:

唐制:内侍省官有内侍四,内常侍六,内谒者监、内给事各十,谒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宫嫔簿最;二曰宫闱,扈门阑;三曰奚官,治宫中疾病死丧;四曰内仆,主供帐灯烛;五曰内府,主中藏给纳。局有令,有丞,皆宦者为之。^②

两《唐书》所载,除内谒者监、内给事、寺伯等三职的员额小有差别外^③,其它内容皆完全一致,似乎不当有什么疑问。但此载“五局”之职,称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与唐宋其它重要官制文献颇有不合。《唐六典》卷一二《内侍省》云:“内仆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驾士一百四十人,典事八人。内仆令掌中宫车乘出入导引,丞为之贰。凡中宫有出入则令居左,丞居右,而夹引之。”^④《唐六典》是唐代开元时(713-741)李林甫等奉敕编撰的,是唐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官制书。此言内仆局之长官内仆令“掌中宫车乘出入导引”,与开元中萧嵩等奉敕编撰的《大唐开元礼》卷二《皇太后皇后卤簿》所载皇太后及皇后出行,内仆令一人在左,内仆丞一人在右,行次于皇后重翟车之前为导引是一致的^⑤,而与两《唐书》宦官传所言“掌宫中供帐灯烛”大异。是否因为内仆局的职掌在唐代中后期有所变化呢?唐杜佑《通典》卷二七《内侍省》载:“内仆局,令二人。后汉有中宫仆,掌车

后晋刘 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收稿日期:2007-01-2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武秀成(1959-),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献、目录学史。

《唐六典》卷一二、《通典》卷二七、《旧唐书·职官志三》、《唐会要》卷六五均称“内给事八人”(《唐会要》作“十八人”,盖涉下文“典引十八人”而衍“十”字)、“内谒者监六人”、“内寺伯二人”,与《旧唐书·宦官传序》所载一致。《新唐书·百官志二》则作“内给事十人”、“内谒者监十人”、“内寺伯六人”,与《新唐书·宦者传序》所载相同。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

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與杂畜及导等。大唐置二人。”^①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云：“内仆局掌宫中與辇导从。”^②《通典》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唐会要》编成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据此二书，我们看不出内仆局的职掌后来有何变化。是终唐之世，内仆局职掌的核心内容都是负责车乘导引。

两《唐书》宦官传所载不仅与他书不合，而且与两《唐书》职官志也自相矛盾。《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内侍省》载：“内仆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驾士二百人。内仆令掌中宫车乘出入导引，丞为之贰。凡中宫有出入，则令居左，丞居右，而夹引之。”《旧唐志》的文字，除所叙属官有变化外^③，其内仆局令、丞之职掌全同《唐六典》。《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内侍省》亦云：“内仆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中宫车乘。皇后出，则令居左，丞居右，夹引。”二志所载内仆局的职掌皆在“中宫车乘”的“出入导引”。

那是否有可能“掌宫中供帐灯烛”也是内仆局的职掌之一，两《唐书》宦官传所言与他书所载只是叙述的侧重点不同，而实际上并无正误之分呢？《唐六典》没有明确记载“宫中供帐灯烛”由哪一局负责，但所载五局各有分工，职掌明确：掖廷局掌管宫人簿籍，宫闱局掌管宫内门禁，奚官局掌管宫人疾病死丧，内仆局掌管中宫與辇出行，此皆与“供帐灯烛”无关，唯内府局“掌中宫藏宝货给纳名数”，即负责中宫各种货物进出之数，似乎可涵盖此类。《通典》卷二七的叙述略显得明白一些：“内府局，令二人。汉有内者局令。隋曰内者。大唐为内府，置令二人，掌内库出纳、帐设、澡沐等。”此所谓“帐设”，当即两《唐书》之“供帐”，指陈设宴会用的帷帐、器具等。而“灯烛”为易耗物品，自然也与内府出纳相关。如此，则“供帐灯烛”之职在五局中最宜归诸内府局。文献中记载最明确的，是《唐会要》卷六五：“内府局掌宫中供帐灯烛。”由此看来，“供帐灯烛”与内仆局毫无干涉。两《唐书》宦官传将“供帐灯烛”之责属之内仆局，不仅与他书相忤，而且与《新唐书·百官志二》所言亦自相矛盾：“内府局……掌中藏宝货给纳之数，及供灯烛、汤沐、张设。”《新志》此亦明确将“供帐灯

烛”归于内府局掌管。两《唐书》宦官传称内仆局掌“供帐灯烛”，既使内侍省的重要事务之一——导引中宫车辇出行之责湮没无闻，又使内仆、内府二局之职纠葛不清，其误明矣。

但何以两《唐书》宦官传皆有此误呢？是《旧唐书》著者不明唐制而误叙，《新唐书》列传又因袭《旧传》以致误，还是别有什么原故？

《旧唐书》此卷已不存宋本，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十八年(1539)闻人詮刻本。检闻人本，“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下并无“内府局主中藏给纳”一句。至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重刊《旧唐书》^④，我们始见此文。点校本以出自殿本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岑建功惧盈斋刻本为底本（原称“工作本”），故此句亦然。那么殿本多出的这句文字又从何而来呢？请刘文淇称“近本（指殿本）据《新书》补之”^⑤，甚确。《旧唐书》久无完善古本传世，明代闻人詮重刻《旧唐书》时四处访寻，所得亦仅为拼凑之宋刻本（其中也可能有部分是抄本），而清初以来，更不见有人提及藏有完好之宋本。今残存之宋本六十九卷（连子卷二卷言之），原为黄丕烈旧藏，是清人所见亦为残本。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殿本多出的这一句，并无版本上的来源。据清沈德潜校刊殿本跋语可知，殿本是以闻人本为底本，再用《新唐书》、《通鉴纲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文献进行校勘的。^⑥那么，此处多出的这一句，其依据应当就是《新唐书·宦者传》。^⑦这从此句称“主”而不依上文述

清乾隆年间武英殿校刻二十四史，有二十三史统一于书口题“乾隆四年校刊”字样，后人据此多著录作乾隆四年刻本，实则各史刊刻时间不一，《旧唐书》的刊刻当远迟于乾隆四年。

清罗士琳、刘文淇等：《旧唐书校勘记》卷六一，《二十五史三编》，岳麓书社，1994年，第6分册第1051页。按：据《旧唐书校勘记》卷首目录，《旧唐书》此卷为刘文淇校。

武英殿刻本《旧唐书》卷尾附沈德潜《校刊旧唐书考证跋语》曰：“至明世宗朝，姚江闻人詮视学江南，遍访遗籍，得纪、志于吴中王氏，得列传于吴中张氏，残编断简，汇而成帙，其书复行于世。然志多阙略，表全散佚，且纪、志中多前后讹舛之文，不能复还其旧也。臣等奉敕校勘，合之《新书》以核其异同，征之《通鉴纲目》以审其裁制，博求之《通典》、《通志》、《通考》与夫《英华》、《文粹》诸书，以广其参订。而归安沈炳震《唐书合钞》一书亦资采取之助。参错者更之，谬误者正之，其辞义可疑而无从证据者，俱仍原文，凡以存阙疑、阙文之意也。”因此之故，民国时著名校勘家张元济讥之曰：“似此殆无异于重修。”见张元济《校史随笔·旧唐书·殿本无异重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殿本据《新唐书》等文献校改者甚多，可参看罗士琳等《旧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唐六典》卷一二目次中有“书令史二人”、“书史三人”、“驾士二百人”，《唐六典》卷一二作“驾士一百四十人”，《新唐书·百官志二》亦称“驾士一百四十人”，“二百人”疑误（北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二六引《旧唐志》亦作“驾士二百人”）。

四局之职例用“掌”字，亦可窥见其迹。殿本此处何以会据《新唐书》进行补改呢？这是因为《旧唐书》此处所叙仅有四局，而上文明言“别有五局”，其有脱漏无疑^①，故校刊官据以补正。但武英殿校刊官此处的校补却大有问题：一是没有找到《旧唐书·宦官传》此处的史源，而完全依据后出的《新唐书》进行校补，其内容未必完全相合。二是即使校补内容正确，也难以保持文字的原貌，因为《新唐书》好删改旧文。三是此处虽缺漏一局，但未必是此句下脱漏了完整的叙述内府局职掌的那一句，而有可能是别一种情形——此句中间的文字有缺漏。

如果我们比较了《唐会要》与《旧唐书·宦官传》的这段文字，对此就能找到很满意的答案了。

《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云：

唐制：内侍省，其官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十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内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别有五局：掖廷局掌宫人簿籍；宫闱局掌宫内门禁，其属有掌扇、给使等员；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内仆局掌宫中輿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五局有令丞，皆内官为之。^②

此与上引《旧唐书·宦官传序》的文字，除内仆、内府二局职掌外，其在内容、句式以及文字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个别差异无关紧要）。而紧接其下又云：“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此更与《旧唐书》一字不差，二者之渊源关系可谓一目了然。因为《旧唐书》成书在前，不可能采用王溥的《唐会要》，但从《唐会要》成书过程看，也不可认为是《唐会要》采用了《旧唐书》，观二书下文叙述互有详略即可知也。王溥的百卷《唐会要》，是在德宗朝苏冕、苏弁兄弟修撰的《会要》四十卷（记载唐高祖至德宗九朝事迹与制度）与宣宗朝崔铉等《续会要》四十卷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此段相同之文字，当是《旧唐书》与《唐会要》同祖于苏冕《会要》的原故。其实，不论《唐会要》的文字是来自《旧唐书》，还是二者同源于苏冕《会

要》，《唐会要》此处作“内仆局掌宫中輿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供帐灯烛”，都能有力地证明《旧唐书·宦官传》与本书《职官志》以及其它唐宋文献龃龉不合的症结所在：原来此处不是脱漏了“内府局”完整的那一句，而是上句“内仆局”脱了下半截，下句“内府局”脱了上半截，即在“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中间（“掌宫中”之下）脱去了“輿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十字^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旧唐书》此处的脱漏呢？显然是因为脱文末六字“内府局掌宫中”与上文“内仆局掌宫中”六字相同近似之缘故。殿本校刊官见此处脱漏一局，对“内仆局”之职未及再作考察，以为所脱即为“内府局”云云一句，遂有此据《新唐书》妄补之举。

何以《新唐书》也误称内仆局“主供帐灯烛”呢？这是因为编撰《新唐书》时，宋祁等所见《旧唐书·宦官传》已有此脱漏。宋氏但见上文只有四局而不够“五局”之数，也如殿本校刊官一般误以为是此处脱漏了“内府局”一句，遂沿袭《旧传》之误文，而于此下据《唐六典》内府局“掌中宫藏宝货给纳名数”（《旧唐书·职官志三》此句无“宫”字）之语概括作“主中藏给纳”一句而补足之^④，以致《新唐书·宦者传》叙唐代内侍省之制有此自相重复矛盾之处。令人不禁称奇的是，宋氏因《旧唐书》误文而进行的改补，在数百年后又成了《旧唐书》殿本校补的依据。若非有《唐会要》仍然保存着这段同源史文的旧貌，以及闻人本仍保留着旧本讹脱的痕迹，后人实在不易抉摘其中之谬误。

既如上述，今之考校《旧唐书》则当删去殿本所增“内府局主中藏给纳”一句，其“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一句则当校补作“内仆局掌宫中輿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供帐灯烛”。《新唐书·宦者传序》称“四曰内仆，主供帐灯烛”，因沿袭《旧唐书》误文所致，原书如此，当仍其旧。

虽然《新唐书·宦者传》与《旧唐书》殿本犯了同样的错误，但其性质却不可等同视之。宋祁是修撰新书，采用《旧书》史文是修撰正史的常见方法，其见旧史有脱漏，于是依据别史更造新语以补

唐书校勘记》。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二《宦官传原本脱文》云：“原本无‘内府局’八字，则五局少其一，非也。”中国书店，1987年。又清初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于“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下以小字标注《新唐书·宦者传》多出“内府局主中藏给纳”一句，对殿臣作此补改亦当有所启示。

宋叶廷《海录碎事》卷十一下《内侍五局》叙五局职掌，文字与《唐会要》卷六五略同，当即本于《唐会要》。

宫中，《旧唐书·宦官传》与《唐会要》原文如此，故仍其旧而不改。但据前引《唐六典》及两《唐志》，则当为“中宫”之误倒。“中宫”指后宫，而“宫中”则不限于后宫，但皇帝、东宫之车輿自有殿中省之尚辇局与太子仆寺掌管，其供帐灯烛则有殿中省之尚舍局与太子家令寺所属之典仓署及司藏署掌管，与内侍省之内仆局及内府局无涉。

宋代“内侍省”职掌大有变化，或因其有变，宋氏对唐代内侍省“内仆”、“内府”二局职掌之认识也有了隔膜，故其所叙五局之职有重要缺漏而不自知。

之,虽然沿袭旧文之误难辞失考之咎,但所补文字却并无任何不妥。而沈德潜是校刊旧史,其见史有脱文,对“内仆局”与“内府局”之职竟不作任何辨别,对脱文位置也不作细致考察,甚至也不管新、旧二史此处文例之差异,便贸然以《新唐书》之文而补之,遂致《旧唐书》此段文字文例不一,内容抵牾,而表面读来却文从字顺,更胜旧本,因而对读者也更具有误导性,此则概出于武英殿校刊官窜改古书之原故。殿本的这种肆意窜改在《旧唐书》中并非偶一见之,《旧唐书》卷七四《刘洎传》可为之旁添一证:

时皇太子初立,洎以为宜尊贤重道,上书曰:“……臣以愚短,幸参侍从,思广离明,愿闻经术,不敢曲陈故事,请以圣德言之。”(第2609-2610页)

罗士琳等《旧唐书校勘记》卷三六云:“愿闻经术,闻本作‘轻愿闻彻’,《英华》、《全唐文》同。”今按:此为刘洎上太宗皇帝书,《文苑英华》卷六二三载其全文(《旧唐书》有删改,《全唐文》盖据《文苑英华》编入)。《文苑英华》既作“轻愿闻彻”,则闻人本非传抄之误可知。但“轻愿闻彻”确实费解。闻彻,意谓上达,又专指上达天聪,即让皇帝闻知^①。如《隋书》卷二三《五行志下》:“(北齐)后主诏内外表奏,皆先诣(和)士开,然后闻彻。”^②《旧唐书》卷五四《王世充传》:“(王世充)谓百姓曰:‘昔时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皆为其证。而“轻愿”,则颇为不词。希望皇帝闻知,如何又加一个含有歧义甚至是贬义的“轻”字作修饰语呢?检《贞观政要》卷四《尊敬师傅第十》亦载有此文^③,而“轻愿闻彻”作“暂愿闻彻”。“暂”字若以常义解之,亦感晦涩,但中古“暂”字有新义,谓便也,即也,顿也,表示二事相关的紧密或时间上的相连^④。如唐刘禹锡《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称:“长爱街西风景闲,到君居处暂开颜。”^⑤白居易《赴苏州至常州答贾舍人》云:“厌见簿书先眼合,喜逢杯酒暂眉开。”^⑥颇疑《旧传》“轻”为“暂”

字之形误。所谓“思广离明^⑦,暂愿闻彻”,意谓我心里想着要让皇帝更加明察,便盼望皇帝能听到我的建议。殿本不解此意而以为误,但见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作“愿闻经术”文义明达,却不考沈氏异文之由来^⑧,也不问其何由而致误,遂遽为之乙改。改作“愿闻经术”,文义虽然明白,但却与此文上书太宗之主旨、语气及文义皆颇为不协。因下文刘氏盛赞太宗“多才多艺”,“允武允文”,“乙夜观书”,“马上披卷”,若此处为谏太宗而言“愿闻经术”则颇为不伦;若自谓“愿闻经术”,则更属无谓。即便是文义相协,也不可作如此改窜,因为古书在种窜改中,其旧貌原貌最终也就荡然无存了^⑨。难怪张元济对殿本要斥之曰:“殆无异于重修”了^⑩。

对《旧唐书》殿本的这种窜改,中华点校本也并非毫无觉察,这从点校本文字有一些舍弃殿本而改从闻人本的例证中可以得到证明^⑪。但这仅限于一些有残宋本或前人考证的情形,更多的还是沿袭了殿本的这种窜改。这说明《旧唐书》整理者对殿本肆意窜改的性质认识并不充分:殿本校勘没有版本来源,其异文皆为据他书或文义而改,而其中又多有失于轻妄者。

我们对两《唐书》宦官传说误及误校的考辨,不仅可窥见武英殿刊本窜改古书的陋习,也可察知《旧唐书》中华点校本底本选择的失误,同时可警示后人:校改古书,当慎之而又慎。

(英文信息转至第77页)

1986年。

⑦离明,指日光,喻指帝王的明察。

⑧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列传以闻人诤本《旧唐书》为底本,而多所异文,考其所自,主要据《新唐书》及《通鉴》所改,一部分则径据文义而改。此处“愿闻经术”,别无文献依据,盖据上文“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通典·选举一》称:“《诗》、《书》、《礼》、《乐》,谓之四术。”)之语而改。

⑨点校本当弃殿本之妄改而从闻人本之旧,而以校勘记的形式处理“轻”字之疑误。

⑩张元济:《校史随笔·旧唐书·殿本无异重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⑪如《旧唐书》卷六十九《侯君集传》:“君集曰:‘我平一国来,逢屋许大嗔,何能仰排!’”“来逢屋许”四字,武英殿校刊官因不解其义,乃据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改作“还触天子”(《合钞》乃据《新唐书·侯君集传》改)。但今见残宋本即同闻人本,且《册府元龟》卷九九载此事文字亦作“我平一国而来,遂逢屋许大嗔”,又《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七年》作“来逢嗔如屋大”,皆可证闻人本文字不误。所谓“屋许大嗔”,即谓像屋子这么大的怒气,如此语言,正表现了行武出身的侯君集的身份特征。点校本改从旧本,甚是。

①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失收此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缩印本,第7161页。

②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

③唐吴兢:《贞观政要》,《四部丛刊续编》本。

④参见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中华书局,1955年,第187-188页。又参见《汉语大词典》“暂”字条,第3086页。

⑤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五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⑥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而取《集韵》迄力切注音 xì, 有以讹传讹之弊。又如“𦣻”字各本均作人移切, 有人即据此将《说文》“𦣻”字注音 ér^①, 但如果以人移切理解徐铉注音, 今读则作 ní, 与“𦣻”字重文“𦣻”通行读 ní 完全一致。就研究大徐本而言, 切语的校订是一项很重

要的工作, 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而这项工作的圆满完成还有待学人们的进一步努力。

①崔枢华、何宗慧《标点注音说文解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参考文献:

- [1]徐铉等校订.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徐锴. 说文解字篆韵谱(丛书集成初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李焘. 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5]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6]段玉裁. 汲古阁说文订(续修四库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7]顾野王. 原本玉篇残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空海. 篆隶万象名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9]顾野王. 宋本玉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 [10]陈彭年. 宋本广韵[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2.
- [11]周祖谟. 唐五代韵书集存[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2]纪舒容. 孙氏唐韵考(四库全书文渊阁本)[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Illustrating to emend the Xuxuan'fanqie in *Shuowenjiezi*

CAI Meng-q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Shuowen* (说文) was labeled by Xuxuan in the light of *Tangyun*. Some Xuxuan'fanqie errors emer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Shuowen* (说文) spreading. This paper will debate these errors and emend them.

Key words: *Shuowenjiezi*; Xuxuan'fanqie; emend

(责任编辑: 石磊)

(上接第 34 页)

Correction of Some Records of Eunuchs' Biographies in The Tang History and It's Revelation

WU Xiu-cheng

(Classical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In the preface of eunuchs' biographies in the Old Tang History, two of the five bureaus, belong to the Imperial Service Minister, is depicted as follows: Imperial Servant Bureau is in charge of providing the palace with curtains, lamps and candles, while Imperial Office Bureau takes charge of the supply and storage. we find the former had none of the very sentence but the latter added it, exactly added by the collating officers of wu-ying-dian, on the basis of the eunuchs' biographies in the New Tang History. But as demonstrated by the Tang Hui Yao volume 65, it's not the case that the letters about the last bureau is missed, but there is some words left out in the sentence. So the discussed sentence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the following one: Imperial Servant Bureau is in charge of providing carriage and guiding service, while Imperial Office Bureau takes charge of providing the palace with curtains, lamps and candles.

Key words: the Tang History; Imperial Servant Bureau; Imperial Office Bureau; providing curtains; lamps; candles; carriage and guiding

(责任编辑: 黄云鹤)